

异世少年

胡仁植
著

退魔降妖
护我煌煌盛唐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异香少年

胡仁植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香少年 / 胡仁植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0876-1

I. ①异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0304号

书 名 异香少年

作 者	胡仁植
责任编辑	丁小卉 姚 丽
选题策划	李 娟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	350千字
印 张	20.5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876-1
定 价	39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楔 子	• 001 •
第 一 章 道	• 008 •
第 二 章 璇玑	• 021 •
第 三 章 羌魔	• 029 •
第 四 章 阿罗乞什密	• 038 •
第 五 章 飞僵	• 047 •
第 六 章 四大天王	• 056 •
第 七 章 太平公主	• 065 •
第 八 章 先天政变	• 074 •
第 九 章 八阴阵	• 086 •
第 十 章 宰左宰右	• 097 •
第十一章 韦后	• 107 •
第十二章 十罗刹女	• 116 •
第十三章 魔波旬	• 125 •
第十四章 武存道	• 135 •
第十五章 扶风窈妃	• 146 •

第十六章	萨珊法师	• 157 •
第十七章	青泥珠	• 165 •
第十八章	西行	• 177 •
第十九章	惧僧	• 188 •
第二十章	道化	• 200 •
第二十一章	降魔金刚杵	• 211 •
第二十二章	僵祖	• 222 •
第二十三章	章怀太子	• 233 •
第二十四章	调露悲歌	• 244 •
第二十五章	白泥雨林	• 255 •
第二十六章	服常树	• 267 •
第二十七章	孔雀王	• 277 •
第二十八章	镇肢寺	• 287 •
第二十九章	郁垒山	• 299 •
第三十章	退魔	• 311 •

楔子

落照西斜，两道高大的僧影印在洁白的雪地上，深浅不一的脚印在杳无人迹的唐蕃古道上长长延伸着，两人身后不远处几个沙弥与比丘拉着白马，脚步蹒跚。三日后，僧队在日月山下的倒淌河中乘舟入藏，又一日夕，沙弥于舟头惊呼，二僧并起，倒淌河河道愈加宽阔，视野尽头，一座高大的雪山如白莲怒绽，无垠的草原边际，隐隐约约地立着几座古寺，高僧远眺，双掌合并，热泪纵横。

“过了此山，便是故乡了。”天竺僧人善无畏口中喃喃，泪流不止。

“待退魔，我同你翻越雪山，往天竺求道。”

“未得玄宗允可，恐怕来时向你追究……”善无畏道。

“此虽未得玄宗允可，然大道在即，君命可不受，太宗时玄奘高僧亦是如此。”高僧道化长息，但双目中不是即得大道的欢悦，而是不能再归故乡的悵悵。

数月之间，僧队足迹遍及青藏，于藏地各镇肢寺庙长询，仍不见郁垒山的踪迹，二僧双眉紧锁，每至朝夕便要远眺雪山，长念退魔。

嘎采寺……

寺外风雪怒号，大风拥进寺内，僧幡鼓动，高僧道化与高僧善无畏皆双手各指紧扣，食指伸出相接，结不动明王印，默念静心咒。

大雪纷飞，耳缀双环的番僧，趺跏在烛火前，须发髻如，手指微颤。

“师傅！影子……”

高僧道化的耳边传来沙弥细小的惊恐声，此时道化与善无畏各自伸出臂膀，双掌相接，那静坐在两人面前的番僧忽然垂下头去，大风夹着雪花拥进寺内，烛火灭了又起，但见番僧的影子外围悄悄地生出另一道影子来。

“竟追到这里来了……你们两个好本事……”垂头的番僧喉间低语，断断续续。

“高僧！”此时又是番僧的声音，似痛苦不堪。

道化与善无畏两掌分离，只见两人手掌中间生出一道炽热的铁索来，二僧并立，口中咒语不绝，寺内兀自生风，将拥进的雪花扫出寺外。

众沙弥惊恐，蜷缩在角落，只见番僧身后的影子后头又蹿出一道影子来，长发及地，额头尖角参差，欲要从番僧的影子中脱出。

“师傅……不是逆贼，是……是……是罗刹王啊！”

二僧讶然，速收咒链，急然结印，掌中符咒贴地，那符咒如蚊蝇一般朝外伸展，倏尔便将嘎采寺围了三匝……

此时，嘎采寺五十里外，一个三丈的黑影正在风雪中缓缓而行，双目透红，獠牙纵横，左手持叉，右手持双头斧，身后密密麻麻的妖兵一直延伸至山口的郁垒山。

“破！”道化大喝一声，翻转银针朝番僧的额间刺去。

“呀！”一声凄厉长啸回荡在雪野之中。

只见两道黑影如暗湖中食人游鱼一般从番僧身体中脱出，扶摇而上，冲出天顶，番僧愕然，但抑不住此力，口喷出一股鲜血，倒地不起，食指劲竖，指向吐蕃西北。

二僧朝西北方向一望，法眼顿开，穿过疾风劲雪，但见一座山头似乎女人的头颅，颈间游动着黑龙。

“郁垒山！”二僧几乎同时喊道。

“看来逆贼已将善根交与罗刹王了。”高僧善无畏叹息道，“故乡虽只有咫尺之遥，恐怕贫僧也回不去了。”

道化听此言亦泫然东望。

末了，二僧趺跏，各自结十字印，喉头鼓鼓，几道圆球般黄雾从喉间窜出，落在寺外的雪地上，须臾化作人形，二十人各自趺跏，皆手结十字印，忽化作一道金光，继而洁白的雪地上闪出一道咒法。

“闭眼，不然你们十世也消耗了！”道化朝身后的众沙弥喝道。

沙弥惊恐，纷纷闭紧双眼。

接着，道化与善无畏各自默记明咒，不消片刻，那雪地如常，再也不见明咒。

“方外，你过来……”此时的道化高僧已气息奄奄，声音颤抖。

但见一个二十五六的高大比丘拜倒在道化跟前。

道化在比丘耳边囁囁，比丘方外点头铭记。

风雪稍霁，善无畏与道化二人目送僧队远离嘎采寺，唐国方向，从此可以安宁了……

今夜不见破晓，黑云压际，寺内梵吹不绝，二僧静候，旋即寺外吼声震天，三丈罗刹领妖兵已然到了嘎采寺。

二僧相视，各自抽出银针，从天顶贯透，脉轮相接，神通倍起，而后二僧鼓起衣袂，朝妖兵压去……

长安城。

旧年冬季，大明宫中无缘起火，三团明火，飘摇在大殿之上，史官载，火焰具人面，皆玄武变故中太宗手足，咿呀呼号，不知何言，自后，长安城妖气纵横，瘟疫肆虐，不知何因。春季，一道飞虹落入溪中，有见者遁水寻虹，寻者不见踪迹，无骨无尸。二月，有茶商见天街两侧槐树下有巨肉，无口无鼻，却做作人言，三月，有人见深夜女妖乘轿夜行，玄音阵阵，而后怪异频出，几月之间，长安北里数人为女妖所食，人人自恐。

三日流逝，长安城平静如水……

五日流逝，长安城平静如水……

七日流逝，长安城小雨纷纷，三月将尽，风雨里透着暖气，伴之而来

的是春季特有的潮稠。

十日，雨驻，缺月，文太傅府上火光点点，奴婢逃窜，厅中文从贤太傅只有尸身，不见头颅。

幽暗梁上，静驻着一位六旬上下的老妪，岿然不动，宛如木雕。

“有妖！”文府奴仆慌张自逃，被太傅长子文除非揪住，如此喝道。

“嘻……”但闻幽吟，徐徐而来，文除非手里揪住的奴仆忽而眼珠翻动，一抹黑影从奴仆的背后轻轻探出，那物面目诡异，不知是哭是笑。

“岂有此理！”文除非丢掉仆人，一跃三丈，双手已经顺势按住腰间的佩刀，双眉紧压，长舒一口气。

文除非身長八尺，高大威武，号做天怒将军，纵横疆场十几年，却从未见过如此怪事。

“文大人！你看……”仆人惊恐的双目定在身后中堂的匾额之上，一张人脸正欲从匾额中蹿出。

“啊吡！哪里的妖怪！”文除非正欲抽出佩刀，家宰箭步朝前，立马弯弓搭箭，咻的一声那利箭劲劲地钉在了匾额之上，只见匾额上落下一块污物，落地滚动半丈，文除非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颗长发的头颅，这头颅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结发之妻。

“啊！”惊叫声四起，大火冲天，烧断的屋梁哗啵落下，火势更甚。

一道凄厉怪异的低笑缓缓升起……

文除非血脉怒张，咬肌颤动。

又忽听“嘻”的一声，厅中顶头垂下一双脚来，裙裾，衣裳，苍白的脖颈，高挽的发髻，而后一个高大女人的背影撑着桐油伞静立在中堂。

转身……一张幽怨的面目缓缓而来。

“韦太后！”文除非一惊，随家宰一同后退，但见太后枯骨嶙峋，四处张望，垂泪涟涟，左手执伞，右手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口中噫噫低吟。

“十字结……十字咒……”韦太后哭吟。

“妖后！”文太傅长子咬牙切齿道，“生前作乱，死后竟恶性不改，

害我一门！”

说罢，文从贤拇指劲弹，寒光四起，只见那锋利的唐刀手起刀落。

啪踏一声，桐油伞飞起跌下，女妖人头落地，随从宫女妖魔手中的烛火陡然熄灭，胡笳阵阵，凄不可言。

“嘻……”

脚畔传来一阵哀吟，那韦太后所化妖魔的头颅不停地抖动着牙齿，吱吱作响，怒目圆睁，双颊上竟是两道血泪。

“文家小儿……竟敢以下犯上，斩我人头！”妖魔忽而厉声骂道，那人头突自飞起，张着嘴巴直扑文除非的面门。

咻的一声，利箭从太后头颅口中穿过，那韦太后的头颅似马球般滚落定住。

“啊！”

家宰忙乱，只见文除非的胸膛上劲劲钉着一根利箭，正是自己方才射出的那根，再看韦太后的妖魔，此时又随宫女静立飞檐之上，似乎未曾下地，那韦后正歪斜着脑袋悄悄望着自己。

文除非气郁于胸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弥留之际道：“独觉寺僧人，独觉寺！此匕托付与你，千万护我子嗣，必为文某一门报仇！”而后又在家宰耳边囔囔，末了文除非双手颤抖，就此溘然长逝。

翌日残败的文太傅府中，静立着一个少年僧人，此子年少俊美，法号泯仇，全得佛法之绝学。

昨夜文太傅家臣星夜驱马赶至独觉寺，但见漆黑的寺庙门框中一个高大的僧人影子。

家宰三步并作两步，攀上台阶，跪倒在僧影面前：“恳请大师搭救。”

那僧影浮浮晃晃，扭曲如湖面的倒影，此为守门的山佛，非人非妖非佛。

“你去罢，文家少子，我当有安排。”

家臣久叩不起，但听空山之中传来一句老者的声音，独觉寺高僧法力

无边，至今无人见过其真容，家宰听此，紧纠的心方才放罢。

往后一看，是陡如直线的山崖，如溪流一般阶梯倾泻而下，山风呼呼，不寒而栗。

文太傅府邸。

“看！大师入定了。”

日中，泯仇未动分毫，此时文太傅门外已经挤满了围观百姓，长安妖乱所非一日，而妖怪出自官家却是头一回，不知何时，人群中走出一队人马，领头人高大神武，乃为大理寺卿，一路人围住太傅府周遭，人群骚动稍平。

半个时辰，毫无动静。

一股奇异的香味由远及近，但听铜铃摇摆，昨日题诗的俊美少年又翩翩而来，高僧泯仇忽而警觉起来，金刚杵上的铜环吟吟作响。

异香渐行渐远，此时泯仇睁开眼来，那原本手握的金刚杵竟自立于地面，只见此时高僧泯仇手结外缚印，口中默念莲花生大士六道金刚咒，缓缓而劲，四方而来如漩涡一般风，渐而黑云集密，天光唯剩一缕如芒刺般光亮。

“妖怪来了！”众人惊恐。

“呔！罪愆深重者，且受我愤怒之威！”高僧泯仇四周生风，衣袂翻飞，十指劲劲扣着印法。

但听见天空那一缕光中落下一物，遁入土中不见踪迹，忽而地面蹿出一双手来欲钳住高僧的双脚，泯仇向后一跃，那双手似有眼睛一般朝前扑来。

“哼！强弩之末。”

高僧蹲下身子，使出十分的劲道，掀开地砖，只见泥土之间一缕游走的头发，泯仇抓出头发变拖出一身灰衣的老妪，凄厉而又怪异的笑声，老妪背对自己，不知面目。

“虹妖！”泯仇心下念道。

高僧手掌一张，金刚杵自飞而来，此时那妖怪却缓缓回过头来，只见无眼，无鼻，无口，无耳，众人之中有人吓得一跌，此妖脸上还留着涓涓脓血，泯仇箭步追及，用金刚杵将妖怪打翻在地，张出左手，但见左手心中一个卍字印，那虹妖向前爬了几米，便被收入印中，高僧解下腰间的卷抽，将妖怪按在封印之中，只见那黄纸卷轴的空处，多出一道秘符。

虹妖一除，只见天空镜开，渐而光亮，那半耷拉的匾额忽而委地，摔做两折。

第一章 道

此人不知何处而来，亦不知去向何处，长安街道，春风阵阵，少年裙摆下铜铃招摇，苍白俊俏的面孔羞涩女子，末端微卷的睫毛上落下一滴朝露，春风自南而来，蝶舞燕飞，少年在一处诗板前驻足。

……和风逆渭水，秋叶落春刀……

“甚妙！”旁侧一人惊诧道。

“空诗板有何妙处？”一位金发碧眼的异域男子操着不成熟的中原雅音。

少年矮过异域男子一头，此时诗板啪踏一声落下……

“好香？”异域男子低头一看，顿时坠入少年眼中，眩晕不可自己，长安城中，但见玄宗皇帝背立而歌，异域男子飘飘而前，两侧金币如雪花飘落，此地三分唐国模样，七分萨珊朝的模样，叫人琢磨不定。

“彼思路……”玄宗皇帝声如谷音，回荡不绝……这时玄宗正在喊商人彼思路的名字。

异域商人一步上前，玄宗却疾步向后退来，转头一望，身体却没动半分。

“啊呀！”商人吓跌在地，眼前的皇帝不是玄宗而是自己。

“好诗！”

这声音好似窗边梦醒时分的嘈杂，异域商人睁眼一看，还在长安闹

市，那诗板上行楷分明，一首婉约小诗盈盈如水，异香消失，商人转头向远处一望，那步伐缓慢的少年正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……

是夜，长安夜风微动，细雨又出，将入季春却尚料峭薄寒，少年轻步缓行于长安北里青楼肆坊，那错落的排楼之间，隐约传来女人的低吟与嬉笑。

行人醉步癫回，纷纷与少年擦肩而过。

雨声稍大，一声铜铃脆响如银瓶乍破，此时街道坑洼中倒映的坊间灯火忽而纷纷熄灭。

少年抬头，一滴春雨落在鼻尖，余光中隐隐一位着红衣的少妓急然关窗，方才如大江缓流般人群嗖然风动，那艳绽的牡丹花瓣在急步声中了然化泥。

喧嚣声忽起忽落，倏尔北里昏暗的长街上只剩少年一人，风势夹雨，迎面而来，面前一座八抬舆轿缓缓而前，红罗幔帐，彩绸纷然，与北里的烟花柳巷格格不入。

少年低头，扛夫脚步整齐，不似肩头有物，飘然而前，帘幕中但见一缕幽幽的身影，不知其人。

风起肆坊，门板动摇，少年脚边的积水起了波痕，道道荡开，花轿缓缓前行的倒影扭曲漾动，又渐而平静下来，只见倒影中，八只无头的扛夫亦步亦趋，阴气森然……

那无头轿夫悄然而过，没有半点声响，酒幡哗然，少年宽大的袖子中落出一张黄符。

已出十步，但见人马如隔雾看花，渐而便没。

“且慢！”

少年的声音打破了北里长街的萧然悄寂。

“女子已经过了中阴了，缘何还在此地徘徊，贪恋人世？”

人马闻声而停，那轿中燃着荧荧绿光，一抹未束发女人的身影在帘幕间摇摇晃晃，而后那无头轿夫缓缓放下轿子，帘幕微张，探出一只荧光灯笼，接着一位女子飘然而出。

少年静立，腰间垂下一只手掌大小的三清铃。

“非奴家贪恋人世，只是生怨未除，不甘轮回。”

“小子闻沦作妖魔，必受尽苦痛，方能逃往六道之外，女子何故如此？”少年问。

那女妖原地徘徊，四下鬼音阵阵，不知从何而来。

“先生身上虽尽是尘繁气，却不为浪荡公子，我虽为妖，但亦公道分明，先生去罢。”女子沉言，话语中尽是乖戾之气。

“小子原来此地寻欢，却叫你搅扰了，这是因，小子弩钝，来此必求果。”不知何时，一道卷轴游附在少年周围，少年用毛笔在空中点点道，“城北闲云观女道士，善奚琴，因失手打死婢女而被处斩，而后发愿化作恶妖，食人自修……

少年嘿然一笑，话语未尽却陡然顿住，而后又道：“女子这是自寻障孽……”

女鬼暗暗作怒……

“北里豪右的血肉也足以抵掉你的生怨了。”少年缓缓合起卷轴，“长安近来七关闭合，妖气风动，修者皆欲借此力大成，然妖终非人世间物，道因命皆具，女子受降吧。”

“此处安逸快活，不受三界的条框，我受刀山火海的苦痛好容易修成妖，你却叫我回那腌臢人世受苦。”

“那便没有办法了。”少年怅然道。

忽然妖风骤起，那八只无头轿夫疾然前奔，少年静立，不为所动，手中黄符落下，少年怒张五指，那黄符紧贴于掌心，由黄便黑，倏尔消失，几道如蚊蝇的咒链嗖嗖而出，兀自蔓延，不消几下，花轿周围便布满了链印，少年口中呢喃，默念法咒，双莲并起，左手结印于鼻前，右手掌间咒链紧锁，咒罢，少年化掌为拳，那咒链又忽而收回，只见八只恶妖轿夫如食钩之鱼，虽死命挣扎，却拗不过咒链的法力，纷纷被拉进符咒之中，片刻后，少年张开手掌，符咒如初，只是周围已不见那八只无头轿夫了。

“又是一个不知死活的道士。”女妖愤然道，但见长舌翻转，如长绳一般死死系住少年的脖颈，女妖双目圆睁，怒发冲冠，此时俨然青面獠牙，原形毕露。

哪知少年却不慌不忙地用食指在额头轻画，一道符咒若隐若现，而后少年浑然化灰，无影无踪，此时女妖的长舌忽然猛然拉紧，但见几道银发簪从天而降，须臾，女妖的长舌便被紧紧钉在地上，女妖骇然挣扎，却越挣越紧。

此时，街道两旁的青瓦蹭蹭，四只着汉服人立的花猫相互捧着烟斗，怡然自得。

“受降吧，女子！”少年面色如玉，不带愠怒。

女妖只觉身后有物，不知何时，异香少年已静立在女妖背后，手中长生符化作咒语在女妖躯体上蔓延开来。

女妖反扑，扯断舌头，欲要用双手钳住少年，却发现上下早已被符咒锁住，动弹不得。

此时，少年长剑横立，单手结无畏印，指尖轻弹，女妖身上的符咒缓缓扭曲，渐而燃烧起来，片刻之后，火焰熄灭，一位俊俏貌美的良家女子静静跪坐在少年跟前……

“姑娘淫念和恶念已除，毋在此徘徊，自寻一家僧人，请求超度吧……”

“小女子无才，但生前颇有善根，愿将前生小业与长生咒，助先生退魔。”此时的声音已俨然少女。

少年默许，用毛笔于女子额间点点，那毛笔须臾染墨，接着少年用笔在卷轴上画下长生符。

雨落，春泥芬芳于风中弥漫，方还料峭薄寒的长安北里巷，此刻却溢着道道暖意。

少年转身，撑伞，女妖尾随。

“姑娘去罢。”

雨如垂珠，但见北里巷中，窗牖又开，间探出些看热闹的人头。

“先生法力高深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”

少年沉默。

“我生前有一段姻缘，可惜叫人拆散，而今将远赴轮回，希望先生能让我再见吴郎一面。”

“吴郎已死，早循六道，投于江南道盐商丘知远，现在已是童髻之年，女子若要相见，恐怕吴郎也不是那个吴郎了。”少年道。

“那先生此去何处？”女鬼问。

少年微微仰头，春雨簌簌。

“何处有妖，便往何处。”

“长安云香山独觉寺有高僧，如能得他超度，来生必得为人，倘有幸奴家尚还希求能与吴郎再续余缘，以了前恨，只是云香山法戒森严，凭奴家之力莫说过了那幻境，便是守门的山佛也能叫我灰飞烟灭，先生法力高强，愿求同往。”

少年沉思，须臾默许。

山深处，异香少年缓步而行，身后窸窣作响，女妖轻卷罗裳，步步跟随，只听山深处一声幽怨低吟由远及近，少年停下身来，向后看去，但见草丛之中，歪斜地立着几个丈许的人影，蓬头垢面，面目狰狞。

少年不理，继续朝前，只听身后脚步越走越近，少年却不管不顾，今夜月光明朗，不用点灯笼也能看见路，那山中一条小径直伸向云香山的寺庙。

脚步将接踵，少年忽而立出，身后之物亦立住。

山风如轻纱，沉缓幽怨山音似乐，少年的叹息声夹在风中，与深夜的露水一齐落下……

那妖物默不作声，静静望着少年。

少年不理，继续赶路，山下两道参天黑松，一条白色小路曲折通往山头。